

走进长征第一仗所在地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重温红色记忆——

首战告捷,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郭冬明 钟东有 兰善喜



位于百石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纪念雕塑。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在江西省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打响。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第一场战斗,红军首战告捷,突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打破了敌军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摇篮里”的妄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90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革命文物和战斗遗址,重温“长征第一仗”的烽火岁月,感受革命先辈不畏牺牲、英勇向前的战斗精神,以此激励吾辈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长征首战展现红军决胜心

来到新田镇百石村“百石长征第一仗胜利纪念碑”前,往西北方山顶眺望,从前国民党粤军的碉堡地基还隐约可见,碉堡下长达500米的壕沟蜿蜒绵长,置身于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为堵截红军,国民党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其中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安远、赣县和南康一带,由国民党粤军驻守。这条呈弧形的封锁线沿信丰桃江两岸修筑,南北长约120余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为加固封锁线,国民党粤军在全线构筑了数以百计的碉堡,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等防御工事,并将地方靖卫团、“铲共团”推到封锁线的前沿,负责扼守关隘、集镇和交通要道。敌军认为这道封锁线“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甚至扬言“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

10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命令,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具体部署是:红1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3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占领古陂,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9军团随红1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红8军团随红3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1、2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

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3军团团长彭德怀的指示,红3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由赣县塘坑口向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挺进。百石村为信丰县与赣县交界处的小村庄,是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的前沿据点,由国民党信丰“铲共团”常备队第2中队驻守。

21日上午,红3军团第4师从赣县韩坊向新田百石村摸索前进时,被守敌发觉,遭到火力阻击,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就此打响。第4师第10团集中火力发起冲锋,抢占制高点,架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随即,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壕,向敌人冲去。守敌见势不妙,弃堡躲进“万人祠”大堡垒,陷入红军重围。听到激烈的枪声,驻新田镇金鸡圩的国民党军1个营企图增援百石守军,途中遭到第4师第11团迎头痛击,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走。红军在对敌“万人祠”的“铲共团”展开政治攻势无效的情况下,于傍晚用炮火将堡垒摧毁,全歼顽敌200余人。

百石战斗的胜利,撕开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的缺口,为红军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奠定了基础。随后,红军在信丰境内先后取得新田、金鸡、古陂、石背等战斗的胜利。至27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信丰桃江河,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上图:百石长征第一仗胜利纪念碑。



红军送给百石村村民刘声亮的马灯。

在百石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的历史陈列室内,保留着当年红军留下的部分物品,一盏制作精致的马灯十分显眼。这盏马灯是当年红军送给百石村村民刘声亮的。如今,马灯上虽有岁月侵蚀的斑斑锈迹,但军民鱼水之情依旧

熠熠生辉。

百石战斗打响前,百石村村民刘声亮一家主动让出老宅,作为红3军团临时指挥部。当时7岁的刘声亮喜欢看书写字,但由于家里贫穷,点不起灯和蜡烛,平时只能割松油点灯看书。红军搬进刘家老宅后,几盏马灯把房间照得通亮。红军官兵见刘声亮小童年纪勤奋好学,便在马灯下教他看书写字,还给他讲许多革命的道理。

百石战斗当天正逢市集,红军先头部队发现这个情况后,积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不要赶集,以防泄露军机。当地群众为支持红军行动,都待在家里。正因如此,红军逼近新田镇制高

不朽丰碑彰显先烈报国情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当来到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烈士墓前,瞻仰着先辈的事迹时,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洪超受命率领第4师担任先头部队,作为右翼先锋,走在全军最前面。一路上,洪超率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10月21日上午,洪超指挥第4师第10团到达百石村附近,一举攻下敌军制高点上的碉堡,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战斗僵持不下之际,洪超率1个排到前哨阵地进行侦察,不幸被敌堡垒围墙内射出的1颗流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5岁。

第4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得知此消息后,伫立在原地,沉默了许久未曾说话。红军将士化悲愤为力量,迫击炮发出猛烈炮火,将“万人祠”大堡垒1米多厚的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愤怒地高喊“为师长报仇”的口号向前冲,全歼了躲在祠堂内的顽敌,缴枪30余支。

彭德怀在得知洪超牺牲后,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



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洪超烈士之墓。

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告诉身边的人,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的战将。

冲天的炮火拦不住红军前进的脚步,敌人的围剿浇不灭红军的斗志。在面对敌人的围剿时,总有不畏牺牲的红军将士前仆后继,英勇向前。

1935年3月,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分九路突围的部署,时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阮啸仙和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文等,率独立第6团和赣南省党政机关干部1800余人,从于都上坪山区出发,向安远、信丰方向突围。

此时,安远和信丰驻有国民党粤军3个师和1个独立旅,装备精良,且在这一带筑有坚固碉堡,重兵防守。由于山高林密,敌人封锁十分严密,1800余人的队伍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也不易展开与敌作战。

“应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阮啸仙与蔡文果敢决定。在阮啸仙等人指挥下,部队急行军,并与敌人激战后,冲破了国民党粤军于都县马岭和赣县牛岭封锁线。

3月6日,当部队突围至信丰县安西镇上迳枫树庵附近的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4月,陈毅在信丰油山闻此噩耗,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诗中的“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是对阮啸仙一生功绩的最好总结。

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来,敌人不断围追堵截,我军困难重重,但这些艰难险阻锻造了一位位可歌可泣的英雄。据了解,当年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万人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籍战士倒下,从长征第一仗到翻雪山、过草地,众多英雄烈士的忠肝义胆谱写了长征路上不朽的诗篇。

鼓励年轻人报名参军。当年百石村参加红军的人数有数十人,有效补充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

在红军即将踏上新的征途时,他们将马灯送给刘声亮留作纪念,希望这盏马灯给刘声亮一家带来光明。之后的几十年,刘声亮一直珍藏着这盏马灯。后来,当他听说百石村要修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陈列室,便毫不犹豫地将这盏马灯捐赠出来,并告诉子女要饮水思源,红军送的马灯,就应该让它陈列室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

现在的百石村街道上,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几排红军住过的土木结构房屋。为了保存这些房屋,留住红色记忆,这里的村民一直没有翻新旧房。“消灭广东白军,扩大红军”“庆祝鄂豫皖红军……大胜利”“落款有‘中国工农红军’‘红天月丙三’等字样的红军标语,在斑驳的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威海乳山,一座胶东古村隐藏在层峦叠嶂之中,记录着过往峥嵘岁月,它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被誉为红色堡垒村的下石碾村。2017年,乳山市在这里建立了胶东人民兵工历史陈列馆、北海银行历史陈列馆、革命医疗机构历史陈列馆等系列红色教育场馆,其中胶东军区被服厂旧址展陈了胶东军区被服厂发展壮大的历程,见证了军民同心、支援前线,为革命胜利提供坚强保障的壮举。

1940年,山东省胶东地区的抗日烽火愈烧愈烈,抗日武装力量与日俱增。为适应抗战需要,八路军山东纵队将第5支队改编为第5旅,同时以胶东各县区地方武装力量组成新的第5支队。同年9月,第5支队供给处决定在掖县筹建被服厂,以保障部队的被服供应,在该支队军需处粮服科工作的刘纪云被任命为被服厂负责人。

战争年代,为实现掩护,被服厂对外称“天成成衣厂”。不久,被服厂发展到10余名工人,拥有4台缝纫机。为扩大生产能力,军区供给处从部队抽调了十几名有缝纫手艺的战士,充实到第5支队被服厂。当时,被服厂没有厂房,平时就在群众家里生产。生产出的成品,大批量地藏在野外枯井、古坟中,还有少量存放在各家各户,等部队统一收取。

1941年,第5支队被服厂迁到牟海县涝口村。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第5支队番号撤销,第5支队被服厂改名为胶东军区被服厂,隶属胶东军区后勤处,工厂从涝口村转移至牟海县东井口村。这一时期,被服厂主要为部队生产冬装。为按时完成缝制任务,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缝制工作。他们眼睛熬红了,手指磨破了,仍不肯停下。当缺少棉花时,群众就把自家棉衣中的棉花取出来,絮到手中的棉衣里,宁可自己受冻,也要让前线将士穿上暖和的棉衣。

1942年初冬时节,胶东军区被服厂迁至海阳县龙口村。当时形势已非常严峻,但为了赶制棉衣,上级命令全厂就地突击生产,并派1个连作掩护。在日军一次大规模扫荡合围中,全厂人员被围困在石山。当时,石山上还聚集了不少八路军战士、政府工作人员和避难群众。11月23日,胶东军区被服厂指导员宋力生和胶东军区被服厂厂长刘纪云商定,在夜间组织全厂突围。胶东军区被服厂的军需工人们埋藏了



位于山东省乳山市诸镇下石碾村的胶东军区被服厂旧址。

移动的“钢铁堡垒”

■彭生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德军发动闪电战分三路突袭苏联,苏军在战争初期不断失利。

战火硝烟中,苏军装备的两种坦克以亮眼的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在战场上构建起一道较为坚固的防线,为苏军争取到一定的反击机会。它们就是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被称为苏联装甲部队中坚力量的T-34,一度对德军构成绝对的火力优势,且T-34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性,给德军造成很长时间的“T-34恐惧症”。与T-34并肩作战的KV-1重型坦克,同样给势如破竹的德军造成很大威胁。

KV-1重型坦克出自苏联坦克设计师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科京之手,于1940年批量生产。KV-1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厚重的装甲,其车体正面及侧面的基本装甲厚度为75毫米,后期部分型号的正面装甲厚度达到110毫米左右。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没有一款坦克的火炮能够击穿KV-1的正面装甲,可谓战场上移动的“钢铁堡垒”。在德军虎式和豹式坦克出现前,KV-1一直是德军装甲部队面临的重要威胁。

其中,KV-1最经典的战例是发生在列宁格勒近郊的伏击战。1941年8月19日,苏军上尉科洛巴诺夫指挥的KV-1坦克连在列宁格勒西南近郊的克拉斯诺伐迪斯克附近伏击,承担防御任务。虽然KV-1的重量比德军坦克

更重得多,但其履带和体积也比德军坦克更宽大,不容易陷入泥地。科洛巴诺夫决定利用KV-1这一优势,将坦克埋伏地点选在一条穿越沼泽地带的公路旁,并携带了双倍弹药,以期利用地形优势重创或逼退德军。当德军坦克纵队出现时,科洛巴诺夫下令首先攻击敌坦克纵队的侧翼。德军装甲部队瞬间陷入混乱,不少德军坦克退向两侧的沼泽地中,最终陷入泥地里动弹不得,沦为苏军的固定靶标。至战斗结束时,苏军整个连队共计摧毁敌坦克43辆,而科洛巴诺夫驾驶的864号KV-1承包了其中的22辆。

虽然KV-1的装甲防护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于KV-1车身过重,其履带和悬挂系统承受更大压力,更易损坏,使其维修和保养难度加大。超重还影响了KV-1的战场机动性能。在实战中,KV-1因陷入松软泥泞地形或受阻于承重能力较弱桥梁的情况屡见不鲜。其次,KV-1内部空间狭小,驾驶员操作不便,长时间作战容易造成疲劳。此外,KV-1火炮射击精度不高,在远距离打击目标时效果不佳。

随着德军装甲部队和反坦克部队的装备升级换代,KV-1的防御优势逐步削弱,沦为次要角色。1943年后,KV-1被IS系列重型坦克所取代,但它在战争初期的表现已在战争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并为苏军后续坦克的研发提供经验借鉴。

为了前线将士的温暖——记抗战时的胶东军区被服厂

■管水镇 吕素坡

为了前线将士的温暖

——记抗战时的胶东军区被服厂

机器、物资,一直等到下半夜,最后在子弟兵掩护下冲出了包围圈。不幸的是,被服厂有15名同志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

1944年,胶东军区后勤处将所属织布厂、毛巾厂等划归胶东军区被服厂,该厂升格为胶东军区被服总厂。后来,因斗争形势所迫,胶东军区被服总厂先后打散、整编又合并。1948年8月,胶东军区被服总厂整编为华东财办生产部被服局第二被服总厂(以下简称二总厂)。1949年,二总厂奉令撤销,其大部分员工和机器迁往南京,与当地的被服厂合并,隶属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领导,更名为“南京被服厂”。至此,被服厂从胶东半岛跨越800余公里来到南京,开始了在这里扎根生长、不断奋斗的新的光辉历程。